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四

明 王鏊 撰

傳

愧齋先生傳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萑葦殊若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爲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胸中是

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先生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也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

李東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黄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内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燄烜赫出没

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闖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厰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聞者爲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悦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爲文典實有理致

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塡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張養正傳

張順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岸峭直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賔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

大槩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术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予昔館其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為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為外感或以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益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内外醫莫知其症養

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户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為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治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自詫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為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特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

也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紿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悸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為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為予言教諭聞恭遘羸疾吳醫治之率

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別有巧妙乎葢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東岡高士傳

予與世寡諧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友者財四五輩皆海内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作東岡高士傳高士名鳳字鳴陽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

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為天下第一入翰林為修撰未二年卒天下至今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貿遷淮陰晝執烹飪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孟子河與儕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為南京禮書文僖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僖驚焉為介於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

易得成一君子為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薔君勤學過苦因得眩疾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亦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年利君曰以利媒進吾不為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壠荒穢緯楔傾圯君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為之葺理君因廬於墓所閉門授徒闢園鑿池養魚種樹君性度寬和而有思致種蒔必謹

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踈密高卑向背盡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枇杷楊梅甘橘葡萄茶笋罔不畢具松千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君食貧礪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蔬食饘粥粢惟三九敝袴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污敦行孝友恭慎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愨謹初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爲暴君使人備之盜曰歸語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

淫祀君一切革去戒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其真有所養者耶晚構一亭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未嘗見其有戚戚容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

太史公曰甚哉世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

也是何耶近聞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為具權貴享之百金以為犒其費也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無所費無所取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世有鑒焉

貞烈熊氏女傳

貞烈熊氏女者衡府引禮舍人慶澤之女故四川布政使祐之孫也母曰孔氏宣聖二十代孫熊故家青齊而來家於吳女生而端潔明慧能通孝經小學列女傳諸

書幼則許聘無錫秦漢漢暴死女聞哭泣不食一日忽謂侍婢曰吾死屍當歸秦婢訝其言而未以為意也婢出即闔門自縊婢驚還救得不死他日有媒嫗至其家與其母語久之問婢曰彼嫗何為者婢曰不知也似聞聘禮姑納外家女曰是為我也故以事遣婢出又自縊家人奔救復免自是不敢復議然郡人以其賢父母亦以其少也終不能釋有馬謙叔者亦為其子求婚女聞即不食欲自縊不得遂引刀斷髮截其右耳未殊流血

滂然仆地即死父母驚救適有百金良藥傳之久之乃甦所親或諭之曰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今汝未預執笄未成婦也未醮而孀禮所無也汝得無過乎女曰吾雖未嫁心已許之矣吾自幼所知者秦氏不之秦復何面目適他氏之門且吾終身侍父母之側亦何不可而必欲吾嫁乎諭者曰汝當於春秋守之實難父母在父母是依他日父母即有不諱汝復何依是時貧窶寒餓汝得無恨乎女曰吾今日惟死是求死且不畏

何異於貧且吾志已定豈以死生貧富二其心乎諭者歎曰貞烈女也不復敢言及漢且葬女謂其父母曰吾不獲事其生欲送其死遂衰服至秦氏姑亦已卒女哭之成禮又拊漢柩哭之哀時漢止一穴女以堊畫其傍為一穴曰吾終歸於是秦氏許之至家屛去華飾素服以居雖至親莫或見其面姑蘇太守扁其堂曰貞烈月致薪米且欲上聞而未及也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之死矢靡他熊氏女有焉

太史公曰熊氏女之行竒矣偉矣自昔守節不貳春秋書宋共姬詩美衛共姜史稱陳孝婦其最焯著然皆已嫁者也未嫁不二未之聞焉按昏禮既納聘有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往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葢雖聖人不以所難律人也夫不以所難律人亦不以所難沮人熊氏女可謂能行人之難行誠古今希絶之行也可以激頹風廉

頑而立懦可不謂賢乎賢若是可無旌乎吾故為傳之使觀民風者采焉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紹興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名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公領鄉薦入太學被選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諸生笑傲讙譁獨公端坐儼然事竣當署上曰夏某端厚君子也實授户部主事尚書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

才器老夫不及也諸曹事難處者悉與裁之同官質疑
日環左右劉郎中某者恥以事質多為新所詰責深銜
之歲正大朝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
三上怒曰是誰教汝以要勤耶新免冠謝得巳旦率諸
曹入謝劉出奏曰聖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公
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實教臣臣愚過聽抵此
乃下書算生於獄劉嗾生盡引公衆不肯劉他日復奏
曰夏某專尚書柄前事實某教之上曰聞原吉甚有裨

於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市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廵福建公明寛大時楊文敏公榮為邑庠生公器之贈之詩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試太宗入公時鎮蘄州有執公以獻者上曰夏某奉公守法轉戶部左侍郎或譖之曰彼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夏某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齎水

利集賜之偏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
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盛暑或持蓋
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凉決壅滯修堤浦濬
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
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名還掌部事請裁
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
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

立定規凡倉庾府帑戶下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
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公對某處幾何某處
幾何毫髮不爽益親信之時陞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
藩征討西夷創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
取辦於公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
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
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
集秋八月名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

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八年親征北邊命輔
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
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
創公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
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還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
居守事妥民安叅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陛下之訓皇
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仍掌戸部事尋
命輔導皇太孫周行鄉落見鄉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
苦或賜之帛給之糜至一村店取虀黍進曰願殿下味
此以知民艱皇太孫為嘗之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既又輔皇太孫閱武於
郊九載奏績上親宴之便殿諭廷臣曰夏某高皇養成
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遂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
十一年扈駕巡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營之後日親啟

沃十四年九月皇太孫自北還南京公輔行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太孫甚重之稱為先生而不名所過兵民晏然十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宫殿成命公名皇太子太孫于南京且諭以授受之意十月公先馳奏上復命公迎之且曰東宫其緩行公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宫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竒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宫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宫孝

思不得不切也上善其對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問衆皆啐駡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
兩宥之時公雖居户部實兼九卿之事凡軍國要務必
與公面議名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左右莫知所言公
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
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
賚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
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
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

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上元節觀燈臣民同樂公奉太夫人往觀及晚宴燈山上顧公問曰聞爾母來觀燈公對曰歸矣因徹御案賜之俾原啓至京

名見賜酒饌歸又遣人送之舟中行李蕭然異日上顧問曰聞卿弟行槖甚空公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贈上曰何不告朕因賜異布數疋十九年議親征北邊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内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使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啟㢠

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
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
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
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
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為
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
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

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寛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上即位復公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靴襪被褥帷帳器用公以母喪不受上御西角門朝顧問左右何不見夏尚書蹇義對曰母喪乞歸守制上曰卿可勉留之公至便殿乞守制上曰卿國之老臣

正賴共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皇太子正位東宫命兼太子太傅時吕震為太子少師位在公右上諭鴻臚命引震列公下即進公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三俸兼支公固辭不已許辭太子少傅俸表忠徹以風鑒得幸太宗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公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

御扆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寛恤之詔公請廩貧民增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海之利以與民寛逋負以安流徙積穀養將士禁差占屯田之卒以妨農務皆採行之冬久無雪上作憂民吟命公和之兼賜玉帶翰林進呈誥詞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

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名公至扆前賜繩愆糾繆銀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嘆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勅欲除鑾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從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分且以旌公之正直也時山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澇公以為言即免夏稅及秋糧之半一切科派悉罷之未幾勅公曰古者斧斤以時入山林今山西樵採者根株悉拔宜斬之以徇公言

伐薪過當罪止不應請從律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
里莊建第二所於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諭公等曰李
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顔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豈能
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仁宗賔天
皇太子監國於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
軍國事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
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
等莫對上不悦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

卿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
加賜寶帶表裏公同蹇三楊同心輔政時與公等面議
久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扆前論議退朝之暇
時獨名公密問或袖出小帖付公公亦有所白於上漢
庶人反擻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上夜名公等入議
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分
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
事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

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
榮言是上意乃决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
降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闗者三極
朝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非勲
而何十月交阯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
曰兵疲矣譬如癰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
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内虚復
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

偃兵息民天下賴之十一月皇太子生赦天下公與蹇
奏對便殿上悅命留侍宴上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飲乎
公頓首曰臣飽沃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親酌三巨觥飲
之將退上顧公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近扆前
密請早建皇儲為宗社之本上曰然當奏太后行之二
月以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範金銀印八曰含弘貞靖
謙讓齊曰後天下樂尋加翠鑪銀甕玉餙玉帶三月命
游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非至尊乎上回顧公下馬

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樸哉斯隸賜之鈔命登舟游太液池上顧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上射鳧獲之烹以啖二三臣又親酌玉觥以飲公曰卿啟沃良多今老矣可不盡懽苑多奇石諭内臣吳城惟所欲與之公取小者一二秋八月復侍游東苑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公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九月扈駕廵邊賜寶刀上取公槖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公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

餕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公等四人
年高且師保之重以寅亮為職勿煩庶務特勑輟部院
務俾専論道左右隱然拜相之意未幾扈駕閲武郊外
至兎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虞也命褫其衣公言將帥國
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内
公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於
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為卿釋之日數名公使者數十
輩交道廐有賜馬甚靈名命將至馬必蹄嚙闍者以報

而使者至矣甞張燈宴羣臣悅甚指公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精鎮帋玉筆格為條旨用公誕辰親繪壽星圖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又親繪秋香梅竹二圖文禽非態春霽魚遊春水圖賜焉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甞命尚方取一翠甌賜公既乃笑曰卿夫人得無競乎加賜一焉又製束髮玉冠二上用其一一以賜公曰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兩朝實錄成上賜宴賚旦入謝暮歸得末疾卒

上臨朝聞訃遂輟朝流涕還宫議加封公爵楊士奇曰
文官不許封公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禄大夫
太師謚忠靖公識量寛弘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
遺有小失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
有郎汚精微批懼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詒與易之過
淮陰馬逸從者逐之公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
執以詣公笑而釋之隷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與一杯
以去有進士戲坐公車或以告公曰有志呂震為子乞

官上問公公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詆公姦者也
平江伯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焉或
問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
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
小事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仁皇欲用李衡為兵侍
吏部不知詒問公始知由公之薦周文襄為長史有薦
為郡守者公曰郡守不足以展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
李隆守備南京黄忠宣贊理漕運皆所薦也金尚書以

疾在告赴蹇忠定飲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於私可乎命繫之公曰大臣可殺不可辱金某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或短楊文貞於上者公力為之辨故誥詞有推賢盡誠之語每朝廷行善政則曰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草皆焚之曰毋彰吾直也

贊曰國朝名臣皆稱三楊蹇夏今觀忠靖歷事四朝列聖之推誠于公公之竭忠盡于上何其盛也何司寇喬

新云公初廵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瑣屑悉
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塚將頽問左右曰元達
嚕噶齊德呼穆蘇之墓守死不降故葬此公曰忠臣也
命甃其墳樹碑表之他日至福寧見道傍一草菴問之
曰元福寧尹王巴延與其子相子婦潘死節於此公曰
一門忠孝無愧卜壺命遷其主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
戴大笠出入恒道之閣有明遠樓多妖宿者必死公獨
宿竟夜晏然豈神明有護持之耶其在吳中治水利至

于今稱之

容菴葛君家傳

世之用人者臨事每以乏才為歎而才之伏於下者又以不得用為難兩相求而不相値何哉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築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賈豎奴僕降卒亦皆得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唯科

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為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羣起而咻之用者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甚便且安是故下多遺才朝多曠事任法之過端至是哉覩廣陵葛君之事益知天下之不能無遺才也故予為之傳君諱欽字敬之別號容菴其先下邳人後籍鳯陽商於廣陵遂定居焉君長身美髯博學多通自天官風水音律醫卜祿命之書無不涉

獵每稠人廣坐論古今是非得失事後當成敗纚纚不竭聽者常聳其於鹽筴利害沿革廢置尤所諳悉嘗言於轉運使畢公曰往時揚州邊輸鹽引歲止五十萬自海至揚州轉受赴儀真批驗往來不出月餘近邊符下轉運動百萬引兩淮船相銜百里不絕河道填隘經歲不能赴掣所船賈踴貴盜賊乘時剽掠商人亦因之為奸大其捆增其直弊孔百出莫若即河東西度曠地為官廳分為四廠廠可屯二十萬引商鹽至白塔河先以

數上運司編船户為甲定其雇直更番受載不得攙越仍令白塔河廵檢防護則鹽包入廠者大小莫欺赴掣者先後不亂而諸弊可革又論運河之宜曰吳城邗溝漢通江淮渠唐始置堰宋易以壩況我朝建都於北財仰給東南尤為要害今灣頭以東止一河而通泰如臯海門四州縣二守禦千户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船皆輻湊每患壅閼不通王端毅廵撫時建通江大同朝宗上下牐水不走泄今皆廢弛商船多滯官運亦稽莫若

修舉端毅故蹟約束司水官吏勤惰為便畢大稱賞舉行之癸亥歲饑上救荒三事復陳資國便商區別利害甚悉江西總制都御史桐廬俞公聞君有機畧招致麾下以功當得官時錢寧盜政奸人中以危法下詔獄幾不免費以萬計始得歸君嘗自推其生辰日月曰歲行至寅當死正德戊寅無病而卒君雖業魚鹽內行修也居家孝友治喪不用浮屠閨門雍肅不置媵妾燕賔不用聲伎至於還遺金焚債券同舍盜其金知而不問諸

義事具載楊少傅靳文僖公文嘉靖癸未余至京口君之子潤抱其遺行詣余求傳其事余謂若父懿行二公載之詳矣余又何言余獨患近世鹽筴大壞商賈受害而國家失其利思欲得人焉稍更張約束使上下通融公私俱利未得也不意有如君者在焉使當時舉而用之鹺政之弊其有瘳乎惜乎抱負所有鬱鬱不獲一試以死予於是不能無歎而世之抱才困不獲試者亦不獨一敬之而已也吾是以載之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

焉

先世事畧

王氏之先自汴扈宋南渡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山至今人名其處曰王巷事見家譜鼇曽祖諱彥祥字伯英當元季比巷陸子敬者賈淮西不返有女以賢聞遂館甥於陸生五丈夫子皆瓌偉絶人乃謝陸氏去家巷之西與諸子戮力治生家以日昌府君以元至正某年生卒於永樂十三年四月九日始葬蔣塢之北隰今贈光禄

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
祖妣陸贈一品夫人先祖府君諱達字惟道寛厚長者
有器識初洞庭人不知學問聞有為弟子員者恐懼逃
匿府君獨好學重禮得朱子小學四書誦讀不去手浦
江鄭氏最名有家法即倣其家規行之居喪寢枕苫塊
動必以禮嘗長鄉稅不督賦而事集山之人至今歸其
仁府君生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十日以景泰四年二
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

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葉繼祖妣周初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先考諱琬字朝用後以字行年二十三始入邑庠自以質魯學後時發憤徹夜誦讀至咯血不止累舉應天鄉試不利以貢入太學久之知湖廣之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處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也火其廬一切驅出境府君不忍獨招安之民

獲安堵而上官不悦選俊秀為弟子員月自考較又募民壯教之射上官滋不悦以為迂也時鏊已及第入翰林乃遂告歸吳大抵先考立心制行一以誠為本有不聞聞之必行行之必篤嘗謂學不貴博貴乎精授書甫訖則溫之溫訖又溫之循環不已故其書終身不忘嘗因病悟攝生之法在調氣不在藥石故早歲病羸晚而康强遇人子弟諄諄然以讀書之法誨之若誨其子弟也遇病者諄諄然以攝生之法語之若病之在其體也

於戲其心厚於仁者耶先妣葉尤慈祥愛人生平無疾
言遽色年甫六十以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先
考生以永樂十七年己亥七月十日弘治十六年二月
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初進階文林郎加封奉直大夫
右春坊諭德又加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
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

妣葉始封孺人贈宜人加贈恭人又加淑人夫人至一品夫人王氏家洞庭世以忠厚相承葢十有一世矣而未有顯者乃今發於不肖孫位躋一品封及三代綸音下賁先及泉壤鍪之不肖何以及此今老矣懼終無以報因具列褒封之等於麗牲以識其榮且遇又以著聖恩所及皆先德之遺而非不肖之所能致也

震澤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震澤集卷二十五

明 王鏊 撰

行狀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

毅倪公行狀

曾祖諱德潤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曾

祖妣孫氏贈夫人

祖諱子安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

屠氏贈夫人

考諱𢛯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僖

妣姚氏繼妣郭氏贈夫人

倪世家澉之錢塘國初以閭右徙京師故今為應天上元人公之考文僖公在翰林久未有子被命祀北岳因禱焉母姚夫人夢神人緋袍幞頭入寢驚寤生公因名岳字舜咨壯而瓌偉身長七尺神采瑩然玉立山峙見者異之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領

修英廟實録秩滿遷侍讀選充經筵講官被命編緝文
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院學士
選侍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經筵講官憲
宗賔天充山陵使弘治初將升祔憲宗孝穆太后將祔
享詔廷臣議其禮言人人殊公言國朝德祖以上無可
復推則德祖視周之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
祧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憲考升祔則懿祖神主當祧
宜於太廟寢殿之後畧仿夾室之制别建一殿殿九室

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别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别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上初即位言者坌集皆下禮部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殆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

無可恥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時以災異求言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封日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為民近歲喜事者率以添官為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為疏通故

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焉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韙之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僭侈為異端首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令一旦召復之豈不為聖政之累時西域番人從海道進獅子公言獅者

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為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歳終一復以為故事公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為上言之知弘治九年貢舉公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每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改南京吏部尚書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公於南畿所黜凡若干人衆稱明允改兵部尚書參賛守

備修舉兵政廋弊盡剗名拜吏部尚書公性善知人凡用人之際斟量均停雖不破資格而於資格之外每有贏縮弛張必各當其才滿其量大要則以抑僥倖褒恬退振滯淹為主故除目一下中外嗷號稱快以為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送真武像於武當山道路騷然公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訃聞上賜寳鏹萬緡為治斂具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毅諭祭者四遣官營葬給

舟車傳送還其鄉先夫人盧氏繼夫人袁氏皆無子以
弟子霦後公自在翰林則留心世務中外利害罔不諳
悉每大廷集議衆相視莫發公氣貌高岸衆多唯唯以
從時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
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賈輕今稍增之民不病
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
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
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

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毋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公每為文援筆立就吏抱案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不能及而法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鏊與公同在翰林猶未知公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

其識之開敏氣之超邁自恨知公之晚也因其弟郎中
阜之請銓次治行之大者為狀上於國史氏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曾祖諱原顯妣黎氏
祖諱汝器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劉氏
贈淑人
考諱邦本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簡
氏贈淑人

傳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宋紹興間有為經量隅官者諱彦升又徙新喻之黄塘又四世諱某遷里之小水自量隅至公葢十四世矣公諱瀚字曰川少穎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傳則往往推究奥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憲宗一日於内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中使持至内館適

公在直次爲韻語須臾授中使以復上大悦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今上于春宫遷左諭德兼檢討充經筵講官及東宫講讀官今上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經筵講官每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上每注聽焉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南都缺叅賛僉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置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爲國遑恤

其他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為之請公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知己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俄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裁庚申進

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公因䟽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陜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公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救災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䟽上報可陜西守臣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復

出也公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為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之璽傳之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上乃以其璽屬庫吏以足疾在告上數遣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頤養心神公曰吾受上知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

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二十日歿于京師之館舍上賜賚
鏹為治斂具贈太子太保謚文穆諭祭者三給舟車遣
官護行為營葬事公好學力行老而彌篤平生著述粹
然一本乎理書法道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工書法時
稱一家二妙公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平生涉
歷聞見隨手籍記人有遺忘者公必歷歷指陳其在上
前雖舉步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髮皆可較勘金谿徐
公在部事一仰於公司屬案呈必目問曰傅先生以為

如何閒人有善汲引如不及故人邑子館之如歸有客死者賙給斂葬務令得所嘗曰應事接物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春秋六十有八先娶李氏繼胡氏子男二長元以蔭補國子生中順天鄉試予公所取士也辱公知最深且久而亦自謂頗知公一二故敢僭為之狀上于太史氏

公行狀

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謚康敏白

公諱昻字廷儀姓白氏白之先有諱繼昇者宋季自洛陽來徙常州之晉陵國朝洪武初復徙邑之採菱港曾祖諱均禮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祖諱思恭考諱河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某氏母某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改刑科給事中成化戊子轉左旋陞都給事中歷陞應天府丞南京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户部刑部左侍郎

署掌都察院事右副都御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東宫出閤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初公為給事中劾户部尚書張鳳不法自南京逮至詔獄已而釋焉成化初邊警屢至經筵少輟公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王不以昆夷之侵而殞厥問聖德修則邊患息矣時有黄霧之災公上言六事大畧謂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絶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地矣京城内外不得創寺

觀矣而皆不為衰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要務會監察御史謝文祥得辠公率僚屬言文祥雖涉狂妄然其心則無他因而竄逐則忠良喪氣直士杜口恐非社稷之福也丞應天興學校抑彊植弱所定義役至今以為法會劇寇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然公以都御史調士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公乃宣布威信通挺身納欵公於太倉學宮受之諭以禍福出於至誠通感泣乃縱之歸歸率其餘衆以降執

道送京師餘縱不問東南晏然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又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為定式鳳陽皇陵并白塔壽春墳圯公以兵部右侍郎與平江伯陳銳等治之時東南歲歉而興大役民以為憂始賦工者計費當若干萬期以七年公二年而竣且以餘財賑濟民忘其歉河決金龍口將潰運道公以河故道入渦者今不可復尋迺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築長堤以防張秋之決又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頼州經塗山仍歸

鳳陽合淮入海築汴堤高卑廣狹樹之萬柳以固堤又命郎中婁性於宿州濬古睢河入運河以分徐州之勢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州至吳橋復修古河堤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十二道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盈則泄縮則瀦以濟運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覆舟公議開複湖於東岍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時議者多不便公執之堅至於今舟行

往來免風濤之患人名曰白公堤其在都察院以為朝廷之耳目凡御史出廵必令詢訪所屬廉汙勤惰才鄙狀以報因以所報真偽為御史升黜又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尺籍定數使較然晝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考庶絶詰擾欺遯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為稔以稔為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劾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絶咸見納焉其在刑

部一以矜恤為心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溫故凡情可矜疑者多得平反御史李興以酷暴處死無敢言者公曰不可使朝廷有殺諫官之名乃率衆大臣上言興固可辠然所致死皆有辠興而處死則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興得免死公嘗患條例繁多吏得下上為奸乃芟複離舛定為若干條奏頒之内外官司守以為法於是法令始一矣公立朝不為激切之行議論每依於忠厚善裒高益卑因

事為功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凝滯不為崖岸表襮上自王公貴人下至輿皁無不得其讙心每五更趨朝退食公所治事晚罷衙應接賓客髙卑遠近纖巨各當其分終無倦色居官四十餘年未嘗嫉怨於人人亦無怨之者己未以病在告屢乞致仕不允疏屢上上察其情懇迺允之進太子太傅贈璽書有身名俱全始終無憾之語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皁以優老公歸不問時事園亭賓客極一時之盛繪圖賦詩以

傳癸亥七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夫人蔣氏公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白髮相對儼然如賓子三長埈例授浙江都指揮同知次圻户部郎中季坊鄉貢進士公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氏夫人有疾每夕稽顙北辰既而果差念弟昇蚤世恤其二孤訓迪備至以潔充書算垣為太學生近制三品以上得遣一子入太學公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部時則推范文正之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耕具立義學二

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白氏自公之王考卒官教諭伯父瑜禮科給事中兄玢南京尚寶卿弟晟南京太僕寺丞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户部員外郎家世之盛近世未有鏊自童子則受知於公立朝二十餘年公待之如友頃過常州相見舟次自若也未幾而其子圻奔訃于吳且求為狀鏊方銜哀墓次日

理寃孥言安能文而公之知不可負也為撰次族出歷官行治為狀立言君子尚有取焉

表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達美其先晉陽人相傳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松江上海之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為上海人大父諱以忠考諱昭以公貴累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府公姿貌

瓌偉有奇氣為詩文操筆立就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知浙江衢州府九年擢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遷山西布政使改雲南布政使未幾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甘肅公之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大悅會歲久旱且疫公還自朝覲即抵城隍祠宿為文以禱三日雷雨大作其後凡值旱公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於周宣靈王廟碑孔氏祭田奪於民公以俸贖還之俾孔氏世供祀衢號健訟公决斷如

神數辯疑獄遂無敢欺者去衢人為立生祠以祀在湖廣築京山堤襄陽河若干里置廣儲倉饑歲民不流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叅將田廣奏起故將許寧李琪邊人皆諫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媒孽之竟坐是劾去弘治五年詔復公故官致仕七年八月十八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封恭人某月日葬其鄉周涇之陽衢之父老及孔氏子孫挈舟千里來哭公為政所至見紀唯不能順隨不克

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邊公論在士夫是其不可泯者乎吾故為表之以示唐之子孫且以示後之人

贈孺人李氏墓表

於戲人子之至痛有之矣往而不返者是也事親之謂也於戲人子之至願有之矣死而不亡者是也顯親之謂也自孔子論孝以繼志述事立身行道為大而記禮者以幸哉有子使人稱之為難則後之所謂孝其亦可知已葢往而不返者既無如之何死而不亡者則猶可

致力焉亦人子所恃以自慰焉者也户科左給事胡君易自狀其母李孺人之行於翰林王某曰胡與李皆寧都巨姓先給事恕齋府君少孤煢煢無倚先孺人年十九來歸或勤耕讀於外或務織紝於内茹辛飲澹銖積寸累先孺人約其身則簪珥之飾不敢聚而有也竭其力則烹飪之勞不敢委而辭也積二十年未嘗有誶語之聞遽色之見家以日裕漸買田築室以居而先孺人下世矣先孺人孝於事姑則甘毳之奉有必嘗嚴於教

子則夏楚之威有不假蒸嘗之饋必潔以度賔客之奉必精以腆推其孝姒娣姑妹待之皆得其歡心推其嚴僮僕媵妾使之皆有法式先孺人之賢何如也賢如是壽止三十有八而已先孺人之存無以養今幸有官有俸而無所於養臯魚之泣仲由之傷其何能忘予聞其言而悲之易任給事之三年朝廷以為能舉其職詔寵嘉之龍章錦槖賁及泉壤若是乎其可謂不亡者矣其亦可以稍慰焉者矣易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改吏科遷户科左給事中廷論侃侃屢入詔獄不慹不沮予觀朝廷褒嘉之典眎其子職之卑崇易之自立有不變焉則它日褒榮其親將必有加乎所以顯其親者將必在是矣乎孺人之卒以成化乙酉十二月六日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寧都迴田逕之原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楊世家麻城有諱德言者仕元為百户領軍沿蜀因家忠州之酆都至君五世矣君諱大榮字崇仁登景泰庚

午四川鄉試天順丁丑進士鄧都故無舉進士者士子誦習舊文而已君始自出一家機軸作為文章聯妝科第鄧人始知嚮學君以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讞獄明允廬陵王恭毅長大理所屬無當其意者顧獨才君成化初詔大臣各舉所知恭毅以君名上遂擢江西按察僉事會寧縣羅萬珪等殺將吏將陷城邑衆愕眙無所出君督甲士擒萬珪等七十人餘孽出沒南昌君戒其下察捕獲五十二人又擒盜顧原一等三十五人脅從

者一無所問南昌有盜入權貴家弗得執平民數十人在獄君悉驅出之曰無以民命事權勢衆不謂然未幾盜得衆乃服九江指揮李貴嗾百户田春嗾盜染春御史鍛成之春自誣服君知其寃狀固爭之御史曰案成矣君為疏其寃狀於朝春等十七人皆得釋江西俗健訟所至牒盈庭君據案剖决各厭其意而去同列有忌之者媒蘖於當道君因自劾去吏民數千遮道乞留當道方思還之君曰尚可仕也乎哉竟去不顧弘治甲寅

八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君博學能文喜為詩吏事尤所長也顧以剛直不能與世俯仰坐是齟齬官不甚遂其平生才志有不盡施者乎治天下者常患無才而士之抱才者常患於不用用矣復不盡此世之所同惜也君之子孫多且賢孟瑛以進士為刑部主事文學政事迥出輩類於戲君可謂有後矣其所未施者將亦有時而行乎君之世家行歷吏部侍郎吳公已誌之予獨書其大者揭之墓上昭示蜀之人墓在鄞都龍亭山之原葬

之日爲弘治八年月日

劉驛丞墓表

於戲士果弗係於地乎其有養焉不必縫掖也其有施焉不必徹官也予於赤城丞劉君之事有感焉故爲表其墓劉氏其先興國永興人五世祖珉一徙家蜀巴縣之得義鄉祖昇丹陽丞君宣德中侍丹陽於官邸日閉門讀書還蜀隱居教授會邑大夫田春以君能書請爲掾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田深器之久之得丞台州之

赤城驛君雖為小官而以清白自將遇事閒敏無滯兵部侍郎阮公勤時守台每屬縣闕必以委君嘗署臨海嚴不苛寬不縱一時縉紳咸為詩歌之曰岳裕集謂君當必岳裕於後也等規幼則遣從名士游閭得古今文字之美者必手錄以示曰為文當如是及規登進士知餘姚仍以愛民理刑防奸事上涖下興革利害條析為書曰為官當如是及規為政有聞君曰吾可以止矣遂乞致仕歸君固能官又喜賦詩詩往往有出人語故名

人無弗與交抵家未幾甲午六月卒春秋五十有九葬
邑之柳市里配楊氏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八十
有二規以進士知餘姚改麻城官至御史孫男四相春
台耆歲丙午春四川發解第一及第入翰林己酉台發
解又第一丙辰復登進士予竊儕之曰劉之先其有積
德乎及聞御史君以直道不容去曰固宜有之乃今又
得赤城之事洇而能潔畀而能施於戲是其垂裕於後
者乎而亦豈止是哉傳有之德遠而後興故予書其事

俾歸碣諸墓以闡君之幽且示蜀人俾有勸焉

蕃宥署尹君母丁氏墓碣

上林苑監蕃育典署澄江尹逵為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之長子母曰丁氏公之元配曰曾夫人夫人久未有子嘗至平原聞丁氏之女則賢也為公納焉秀朗明慧姑太夫人繼姑劉夫人性不同而皆能順適其志能以禮下曾夫人夫人安焉遂以家政委之知其能任也事公凡四十餘年遇姻族奉賓祭教子

姓咸中矩度子男三逵達通遹孫男十二弘治丁巳十月
一日卒於逢原里時劉夫人方卧病聞因欷歔而逝君
子以是知丁之能婦也是歲十二月六日葬三顧山峰
之原逵遹將奔喪歸泣曰逵非敢表於墓也然子之心有
不釋焉唯執事哀之爲書族里子姓生卒年月於石可
不可乎予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葢承祀之重
也尹氏族望澄江世有令聞至公遂登三事贊元經體
可謂盛矣其承祀不尤重乎今三子競爽孫曾玉立尹

之益大將在是乎而皆丁焉自出其亦有功於尹矣傳曰毋以子貴非是之類歟況其行有足書者予固不得而沒也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上之十二年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絶者將不次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既又謂若君者不宜置之外故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疾以卒君

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選固劇司怨叢勢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為法曰凡繼絶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君謂支庶繼絶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罷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岀自立功

者襲餘則否作奸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徼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守既定物情迎戢葢其任也久久則精而廋弊盡絕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賫於乎其可哀已君無子遺言以從弟肖之子藎後某年月日葬於州西門姚涇之原君年六十不可謂夭也位至大夫不可謂不遇也得人焉為之嗣不可謂無

後也而縉紳士猶為之𪗋咨悼惜雖君之心其亦有不自得者乎予固悼惜君者既不能使君顯於時特撰次其行表諸墓道以慰君於幽庶不泯於後乎

石田楊君墓表

予預考丁未會試得一卷爕然有煇慈谿楊子器名甫也予竒焉後名甫知崑山籍甚有聲知常熟又有聲道路至傳其政以為美談且以為古循吏復出也予滋竒焉他日以問名甫名甫曰不肖何能爾不肖之至於斯

也先府君石田之教也時石田之卒葬且十年矣名甫遂言曰先君孝友天植接人和持身嚴遇利便輒推與人人犯之卒不校於經子史要語畧皆成誦上口教授於鄉務以勤苦自勵故號曰石田耕叟教其二子曰吾楊氏世清白相傳吾無以貽爾唯成爾器致爾用因以製二子名及迎養於崑稍致旨甘則推去之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富養居二年不妄接一人一物不茍取縣門外未嘗有行跡焉及疾革戒子孫勿哭以亂吾正性

衣衾棺槨勿求過美勿泥風水求葬地其始終之際如此於乎其幾於有養者乎先府君之教不肖固曰成爾器致爾用亦兾有一日之顯也觀今之仕宦者往往得褒封之典榮其親而不肖獨莫之及也先府君莫之待也不獲顯於今又將泯沒於後不肖重有罪焉墓上有石得一言以表之庶潛德之卒有聞也敢以累於執事矣予曰諾然吾聞古人之顯親有無待乎外者子之親當自知之又何有不足者乎且善無隱而弗彰吾知子

之親終必顯也乃為論次其世裔碣諸墓上君諱祿字
履翁其葬為某年月日

黄和仲墓表

士或負才行名一時而終身不獲遇焉者有之矣其可
惜也予所知者三人焉洞庭吴鳴翰長洲皇甫成之與
黄君和仲三人者吴工詩皇甫工書君深於經學而篤
於行三人者葢非特一方一郡難之以予所見求之天
下亦未多得焉而舉於鄉每上輒北偃蹇庠序幾二十

年吳與皇甫皆不及貢以卒黄君者以貢上太學待次銓部又十餘年且有官矣至於京被病還至德州卒於乎其豈非命耶君諱篪和仲字世家吳閶門之南濠父祖以來皆不仕君少游郡庠治蔡氏書從今閣學吳公游號入室弟子為文詞沖澹有理致事繼母以孝聞雖見詆呵而孝益敦以父命析煙悉讓産業之美者予其兄與人交坦坦然傾倒底裏葢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於乎以君之才且賢也而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卒雖士

之所以自立者有不在是而天之報於人者何若是耶夫士固有抑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則一時之榮觀不足言矣彼二君者或以書或以詩後世當有自是而知焉若君養於中弗彰乎外富於己未施於人後世其亦有知之乎其無有知之乎乎故為表于墓㢊以永君之揚

震澤集卷二十五